撫淮小草卷之七

關西道甫李三才著

奏議

　田　奏毆死稅官疏

題為豪強刦擄實貢打死二命請乞
聖明亟賜重懲以正法紀以清錢糧事行據整
飭揚州海防兵備右布政使陳璧呈詳審
問過犯人王聘尹等招由内開王聘尹年
二十七歲直隸揚州府高郵州寶應縣民考

充本縣儒學生員狀招有在官弟王二即
王應聘的名王聘說與在官韓四即韓雪
子王順俱在本縣北門地方居住萬曆二
十八年六月內有不在官王金印劉可燁
朱鴻儒係山東礦稅陳太監處委官奉差
前往江南等處查理船料由儀真江都回
還帶同先存今被王聘說毆死倪學禮溺
死朱龍隨路使喚本月二十四日行至本
縣地方倪學禮得患癰疾劉可燁將伊票

發本縣泰山廟內觀音閣養病先在官僧
人真喜收票存證本年七月初三日倪學
禮隨令在官僧人衡定權向今不在官醫
人張爆取藥二劑服愈本月初四日朱龍
在於界首湖遭雨溼漏常用衣物與各官
亦在本廟晒晾適因慶賀生辰做戲飲酒
王聘說韓雪子來廟看戲有各委官跟隨
人役嗔阻時倪學禮朱龍率衆將王聘說
韓雪子採辱一頓各披髮回家王聘說向

聘尹與韓雪子向伊伊在官兄生員韓士章泣訴被委官跟随人毆打情由聘尹與韓士章各不合仗倚衣巾忿懟不平随即率領王順同王聘説等詣廟與委官講論去時聲氣猶烈沿街無藉之人聞知委官事情多有随從出力者及至廟門倪學禮仍前叱阻王聘説韓雪子認得倪學禮朱龍面貌與王順各不合齊聲呼道不如打他一頓洩忿等語遂将倪學禮拏住王聘説即下手将伊致命處所痛毆朱龍前来勸觧亦被韓雪子打訖毀下餘各乘勢喧喊聘尹與韓士章各又不合不行嗔阻王金印等見勢兇惡廻避閣上各方散訖王金印等當将倪學禮等带至船上看視朱龍傷輕尚可行走倪學禮傷重垂危料無生理至晚将倪學禮仍送廟内朱龍留在船上彼時先存今故汪四即汪信並未在内在官地方張問禮證適值本縣宋知縣公

出該巡捕典史師述將王聘說等并省發
徐完等捉拏收禁王金印等開船於本月
初七日行至淮安府清江浦地方朱龍偶
因失脚溺水淹死彼時王金印喚令先在
官地方李江并不知姓名十人將屍撈獲
上岸王金印賞伊酒銀一錢隨即買棺埋
葬河隄上訖王金印復虛開搶奪物件差
人粘貼本縣馬頭前至初八日午時倪學
禮在廟身故張問禮禀縣着令王聘說等

出銀三兩與僧人衛定權買先在官席宗
棺木盛殮及令先在官土工徐舒埋葬訖
王聘說韓雪子等因見前帖及倪學禮身
故恐問重罪令聘尹與韓士章措處銀兩
央先在官潘銀匠傾銷色銀二百兩托先
在官義官馬守義及張問禮衛定權等赶
至清江浦將銀一百兩與委官作為調治
藥資又銀一百兩陪還跟隨人役衣帽交
付劉委官未到長隨王誠伊不合拐逃去

訖王金印將朱龍身故及倪學禮等命垂旦夕情由虛開刼掠珎玩方物等多數呈報本監備開手本移送鳳陽巡撫李都御史并巡按安御史處劄案備行揚州兵備陳右布政使劄仰本府上緊緝拏追究招解蒙府帖仰本州即便會同寶應縣將王二等并已死朱龍根由研審具招解審等因本州遵依帖行本縣會審間本縣宋知縣田縣師典史將王聘說等具由呈堂張

問禮眞喜等連名呈稱劉可燁等在於泰山殿飲酒搬戲有王二韓雪子等窺看被跟隨手下人役不容互相爭嚷隨即勸散本官先有不知姓名跟隨人患病送本閣醫治不痊身故等情呈縣備由通詳蒙巡撫李都御史批仰揚州道查報又蒙操江耿都御史批仰兵備道查報又蒙巡按吳御史批揚州道查報又蒙巡江朱御史批泰山殿非戲飲之塲委官劉可燁狐假狼

貪戲飲之中何所忌憚而王三二韓雪子敢犯
其鋒乎申稱委官患病送閣醫治者的於
何日其揪戲而爭嚷又的於何日便難以
人命混賴也仰府查確併各院詳行報奪
又蒙本道批仰府併查確速報續蒙本道
備抄前項批申劄仰本府從公研審是否
毆死病死如係毆打即便委官檢驗或係
患病即拘寄住僧真嘉等并用藥醫生細
審致死根因其單開毬玩衣囊等物一併

追究下落果否構引多人係何姓名打搶
何物見在何處有無實據一併查勘的確
招解蒙府備帖仰州會同寶應縣審究招
解間委官王金印備稱家人朱龍於初七
日身死外有倪學禮隨於初八日在奶奶
廟亦氣絕身死本廟在官僧人真秀報證
等情具呈本監復用手本移送巡撫李都
御史劄仰本道即委多官查勘追究擬招
通詳又蒙巡按吳御史憲牌發道嚴行緝

拏查究等因蒙道備行本府轉行本州會
勘間本州備申本監請委官王金印等
會審未蒙發下聘尹與韓士章因倪學禮
朱龍相繼身故各又不合代弟王聘說等
出辯捏稱大亂等情狀赴巡撫李都御史
處告准批仰淮徐道查報或有別故一問
稅監可也蒙去任淮徐兵備郭參政遵將
原詞粘單抄發淮安府查審該府將王聘
說等前情具由回復本道備由請批就便
歸問申詳李都御史蒙批仰揚州道速查
報聘尹又捏抄詐等情狀赴巡按吴御史
處告准蒙批揚州道查報又捏假官酷詐
情詞狀赴本道告蒙批仰府併查確詳聘
尹又捏飛屍挾詐情由狀赴巡江朱御史
處告蒙批仰府問報蒙道又將前批詞詳
陸續行府帖州後蒙本監將王金印所呈
原情并稱強刼人命情由批發委官顧其
禮查審僧人衞定權口詞俱蒙備仰本州

即便會同本監委官并寶應縣正官從公嚴審相驗二屍傷痕塡圖取結追究進

上琭玩錢糧下落具招解送本監面審的確具

奏等因遵行間隨該顧委官會同本州掌印孔知州并本縣掌印宋知縣於本年九月三十日帶領該吏毛如新周自明并徐州仵作高第本州仵作鄭冠及押王聘說等一干人證親詣已死倪學禮屍棺處所如法初檢得本屍仰面偏左連左太陽穴有傷紅紫色量得圍圓六寸五分左太陽穴與偏左傷同偏右連右額角右太陽穴右腮脥有傷紅紫色四散難量分寸右額角與偏右傷同右太陽穴與右額角傷同右腮脥與右太陽傷同顖門連額顱有傷紅赤色量得圍圓四寸五分額顱與顖門傷同上牙脫落六箇下牙脫落七箇俱有孔無色係死後脫落咽喉用銀片探毒銀不變色右胳膊連右䏰瞅右手腕有傷紅紫

色徧傷難量分寸右胐脥與右胳膊傷同
右手腕與右胐脥傷同左前肋連左後肋
有傷紅紫色骨散難量分寸右前肋連右
後肋有傷紅紫色骨散難量分寸左胯連
合面左臀有傷紅紫色高低骨難量分寸
右胯有傷紅紫色量得斜長二寸五分闊
七分左腿有傷紅紫色量得斜長一寸二分
闊四分右腿連右膝右膁肕有傷紅紫色
傷大四散難量分寸右膝與右腿傷同右

膁肕與右膝傷同右耳根有傷紅紫色量
得圍圓一寸五分左臂膊有傷紅紫色四
散難量分寸右手腕與前手腕傷同脊背
連脊膂有傷紅赤色骨散難量分寸脊膂
與脊背傷同左後肋與前肋傷同右後肋
與前肋傷同左臀與左胯傷同檢畢將屍
入棺責令地方張問禮領看外取具吏仵
各不扶結領在官查得朱龍身屍在於山
陽縣清江浦地方又會同於十月初一日

已時帶領吏仵押拱王聘說等前至朱龍
屍所開棺如法初檢得本屍仰面顋門有
傷紅紫色量得圍圓二寸五分左太陽穴
有傷青紅色量得圍圓二寸左腮頰有傷
紅赤色三岔骨難量分寸上牙脫落七箇
俱有孔無色死後脫落咽喉用銀斤探毒
銀不變色在胎膊連左𦛨䐁有傷青紅色
四散難量分寸左𦛨䐁與左胎膊傷同左
前肋連左後肋有傷紅紫色傷大四散難
量分寸合面脊背連脊膂有傷紅紫色四
散難量分寸脊膂與脊背傷同左後肋與
前肋傷同檢畢將屍入棺責令地方李江
看守外取具吏仵土工地方人等各不扶
領結在卷初審之時王聘說又不合隱下
的名仍止供王三及與韓雪子等又不合
隱下毆死倪學禮真情虛認賠銀二千兩
王聘說因見韓雪子窮寒汪信係伊至親
家資稍裕又不合妄攀汪信在內助毆等

情致蒙看得王二韓雪子等見在廟內看戲與稅監委官劉可煒等從役厮嚷伊親汪信從而助毆於是王順等與不記姓名共二十餘人吶喊一聲致委官王金印避鎅於閣上則其從役之被毆者豈止一人但檢驗二屍寥寥數傷雖顖門兩肋係屬致命而偏傷紅紫骨節無恙夫豈速死之證況倪學禮則有劉可煒給付兩僧養病之票醫生張爆治瘡之供朱龍則有地方

李江清江浦溺河之言及土工榜屍埋屍之證論以人命未見的確或被毆者未必死死者非所毆彼劉可煒等特以被毆不堪且二人之死期適相值也故併呈之以甚其罪乎至於誰搶貨物則屢拷未見真贓輒稱毆時圜觀叢亂其衣服用器一時不能收拾則有之耳具由於本月十六日將王聘說等申解本府仍具由詳申本監蒙本府楊知府詳批據審王二韓雪子因

看戲與委官劉可煒等從役厮嚷汪信從
而助嚷致委官避於閣上又言從役之被
毆者不止一人則毆情的矣至檢驗二屍
既有致命傷痕而又云倪學禮有養病之
票朱龍有溺河之說謂二人之死非由於
毆而適與毆期相值信如此說則屍傷多
有着落必須定執方可成招而含糊具由
何以允轉且衣物直可二千金亦云多矣
一時搶失豈據化為烏有而何無一真贓
據稱包賠是否情願仰高郵州會同該縣
細加研審招解奪蒙州遵依備行本縣會
審間又蒙本監批據詳二屍徧體皆傷則
當時被毆可謂慘矣恐不得以病溺為兇
犯解脫也查委官顧其禮所中有黨惡汪
四見以強盜被拘則前日之聚衆搶刼可
知矣而詳內竟為開削末必無曖昧之情
仰會同委官覆審明白解監親鞫的確具
奏續該顧委官會同本州孔知州本縣宗知

縣行提王聘說等覆審仍前隐情頣陪致
蒙看得王二韓雪子先因委官劉可煒等
演戲廟中二犯以看戲争嚷乃汪信與王
順及生員王聘尹韓士章等率衆護闘致
委官王金印避鋒閣上誠有争闘之情會
検倪學禮朱龍二屍則其所報之傷亦有
之顱詢之地方僧醫及検委官硃票則倪
學禮乃六月二十四日送廟閣上醫治之
病夫也他人避之閣上可以免毆則學禮
原在閣上者衆兇惡得毆之比驗左右太
陽穴左右兩肋傷痕俱一斤紅紫難量分
寸誠大類乎病夫久卧成傷者獨顱門一
傷似属致命但稱於三月後身死必其重
傷骨破今痕雖紅赤骨中無損則又豈係
速死者盖必病時滚墊所致乃右膀左腿
二傷斜長原非致命誠係病時扶揷撞磕
所致也如果有傷越三日死矣則豈不登
時留之廟中而復取回船上乎至於朱龍

則審之地方埋葬人俱稱溺河而騐其屍
則傷痕尤少且輕大類溺水者磕墊所致
且果毆傷矣則何不於送學禮之時一併
送之況毆後落水律無抵償乎察傷推情
終難擬以重獄王二韓雪子汪信應擬徒
王聘尹韓士章王順俱助毆人姑各擬杖
各犯亦自知為自作之孽而俛首無詞矣
取供問擬王二韓雪子汪信俱棄毀人器
物徒罪王順與聘尹韓士章俱不應杖罪

具招連人中解本府蒙批據招倪學禮死
於病矣而傷多致命夫豈病而傷乎朱龍
死於溺矣而榛多重傷夫豈溺而傷乎且
招稱委官從之被毆者不止一人則二命
又若斃於毆矣審傷全無下落進於為各
犯解脫者夫人命關天若果病而死一徒
猶寬若毆而死即償不枉招中漫為兩可
之說又若毆與溺與病之間何以定大辟
也至於擄搶貨物而謂其盡付東流又若

無據金銀既非晒晾之物二千金衣服即數十人不易負况搶之何心棄之又何心也或以補賠以飾其病與溺之說耳面質汪信再三稱寃即生員韓士章亦為信解是否寃枉有無别情仰江都縣盡心逐一從公檢審停當毋使生死兩寃可也速速

該縣行提王聘說等人證到官研審王聘說等方將打死倪學禮捏稱病故假稱賠銀二千兩求脫大辟等情供出看得王二

韓雪子以看戲被毆時倪學禮朱龍為首倡王二朋謀報復入門之時已熟識倪朱兩人之面矣乃各采其一而痛毆之以為病也而醫生張爆未見病者何人且致命重傷非可因病而得以顖門為滚壓所致夫滚壓能施乎皮膚面目而必不能施乎顖門朱龍之傷以為溺水磕墊所致亦附會之說也張問禮口稱王二等率衆惡打獨委官避禍於閣上餘無登閣者且毆時原無

汪信形影安得無端而波及之貨物既稱委棄於河而行償則人命反不當償乎蓋陽借包賠之名而陰掩抵償之寔也夫求減難糊巷謀之口而厚利豈媚委官之心殺人者不死令學禮含寃於地下無干者波及致汪信飲恨於人間非情非法也王二韓雪子依同謀共毆之律係下手致命擬抵王順以同謀之故量減擬徒其生員韓士章王聘尹以共毆餘人擬杖其混搶

晒晾衣物并席間用物前於清江浦賠銀二百兩猥云王誠拐走者非情也第不較其多寡究其下落足矣欲候檢成招猶恐遲緩除先行移屍候至日檢明另行揭報外取供改擬王二韓雪子俱同謀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為重下手絞罪王順元謀徒罪韓士章餘人杖罪聘尹未到照提具招連人中觧本府蒙批據招極的但審地方張問禮稱生員王聘尹帶領多人毆打

則死之根源不徒二兇已也事干人命豈得以生員倖免乎仰嚴提另報不必招止追口詞揭報可也速速遵行間汪信因被王聘說等誣執致伊賠費過銀二百八十三兩不甘備以激變情詞將伊不在官男生員汪有瀾姓名出詞具狀赴巡撫李都御史處告准蒙批仰揚州道查報蒙道抄詞備行本府江防帯管理刑李同知處問理行間汪信又將前情仍以汪有瀾姓名

出詞狀赴巡按吳御史處告准蒙批仰揚州府李同知問報又以飛殺激變情詞狀赴本道告准蒙批仰府併查報蒙府抄詞備行江都縣併審招解該劉知縣遵將倪學禮身屍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移取到縣於本月初三日帯領吏仵姚惟時等親詣倪學禮屍所覆檢得本屍偏左牽連左太陽穴有傷紅紫色圍圓六寸五分審王聘說招用拳平打成傷左太陽穴與偏左

傷同偏右牽連右額角右太陽穴右腮腴有傷紅紫色四散難量分寸審王聘説招用拳打去右向跌倒成傷右額角與偏右傷同右太陽穴與右額角傷同右腮腴與右太陽穴傷同以上各傷與衿檢傷同顖門牽連額顱有傷紅赤色量得圍圓七寸五分審王聘説招用拳平打成傷衿檢招係四寸五分額顱與顖門傷同上牙脫落七箇下牙脫落九箇俱有孔無色係死後

脫落口內用銀片探毒銀不變色右胎膊牽連右⿰月曲⿰月秋右手腕裏外有傷紅紫色片傷難量分寸右⿰月曲⿰月秋與右胎膊傷同右手腕與右⿰月曲⿰月秋傷同左肋牽連左後肋有傷紅紫色骨散難量分寸審王聘説招用亂脚踢下因而滾跌成傷右肋牽連右後肋有傷紅紫色骨散難量分寸兩胯左連合面左臂紅紫色高低難量分寸審王聘説招用亂拳因而跌傷右有傷紅紫色斜長

二寸五分闊七分審王聘說招用竹板打傷以上各傷俱與初檢傷同兩腿左有傷紅紫色斜長一寸五分闊四分初檢招係紅斜長一寸二分右牽連右膝右臁肕有傷赤色四散難量分寸初檢招係紅紫色右膝與右腿傷同右臁肕與右膝傷同右耳根有傷紅紫色量得圍圓一寸五分審王聘說招用棍條一撞成傷左臂膊有傷紅紫色四散難量分寸各傷與初檢傷同右

手腕與前手腕傷同脊背牽連脊膂有傷紅紫色骨散難量分寸審王聘說招稱因打滾跌成傷初檢招係紅赤色脊膂與脊背傷同左右後肋與前肋傷同左臂與前左胯傷同沿身上下翻覆檢驗並無他故將屍入棺責令地方看守取具吏仵各不扶甘結在卷看得王二之毆死倪學禮檢以致命無詞矣朱龍雖由韓雪子之毆然死於溺也與死於毆者似有間矣當與王

順韓士章共毆者同王聘尹雖係同毆而
非下手致命之人且弟辟家破杖決未減
庻為情法兩盡朱龍之屍未到雖云未檢
實殞於溺也伺移屍至日另行揭報取供
問擬王二同謀共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為
重下手者絞罪韓雪子王順俱元謀徒罪
聘尹與韓士章俱餘人杖罪具招連人申
觧本府署印江防李同知處覆審看得王
二因看戲小故忿毆倪學禮致命重傷五
日身死抵無說矣韓雪子雖混毆朱龍去
淮安而死於溺則當時毆狀未至狼狽且
檢傷亦輕難槩坐以重辟也至於搶擄貨
物審無的據此正本犯借補賠之說倖免
一抵也夫錢神有靈殺人不死如天理之
法何扎韓雪子與王順助惡扛幫徒亦允
宜王聘尹韓士章縱弟毆人杖亦示懲具
招於本年十二月十七日連人申觧本道
詳審蒙批據招倪學禮之死由於毆朱龍

之死由於溺情近真矣但生員王聘尹韓
士韋率領多人有無主使羣手行兇何以
辨為王二毆重也且衡定權代倪學禮取
藥調病乃緊關干証何不提到一訊乎朱
龍既稱溺死而撈屍之李江尚未解審即
屍傷亦未見溺死之狀殊屬欠確至於搶
奪財物固云無據而晒晾衣服的有若干
賠銀之說誠以飭人命而汪信無辜胡被
牽累委官王金印劉可爗朱鴻儒原指查

河道錢糧自五月至七月往來淮揚之間
大張局騙其掜詞聳稟得無意耶招多草
畧難以轉呈仰府再委勘詳悉另詳報奪
毋縱毋緩遵行間有不在官阮志學掜稱
妹夫倪學禮隨同原奏委官劉可爗等前
往淮揚查理錢糧於七月間行至寶應禍
遭慣賊汪信等窺矙各官帶有珍玩錢糧
等物輙起盜心聚黨打入廟內刧財殺命
爗等具申蒙差委官會審可憐學禮致命

重傷泣思慣賊汪信造謀率衆律有明條懇乞提究雪冤等情具告本監查得告詞又與原招有異備開手本移送巡撫李都御史處酌仰本道即行原問衙門究確解審其打搶銀物亦須嚴查有無下落是否的實一併詳奪等因又蒙巡按吴御史案驗本道轉行該衙門查審蒙道行府牌行江都縣即便會同儀真縣速提王聘說等一干人犯細加會勘明白取具妥招解審

蒙江都縣先將汪有瀾所告狀詞行提聘尹等到官審得聘尹兄弟濟惡毆死人命自思韓生員之貧也而妄供汪信以信之稍有家資而韓生員之親也欲其無干包賠情乎法乎汪信已出銀二百八十三兩姑令聘尹事結之後陸續交還具由於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申詳本府蒙批汪有瀾候會勘歸結汪信因被王聘說無故拳害賠費多銀因而氣鬱成病於本月

十七日身故伊男汪有瀾不甘將活殺父命等情具稟本府蒙批汪信之死真為寃鬼仰江儀兩縣一併查究該江都縣劉知縣遵將僧人衡定權并清江浦地方李江各關提前來及吊取朱龍屍棺於本月三十日會同儀真縣蘇知縣帶領吏仵潘春等押發王聘說等一干犯證親詣朱龍屍所如法覆檢得本屍偏左牽連左太陽穴有傷紅紫色量得尖圓六寸五分左太陽

穴與偏左傷同顖門有傷紅紫色量得圍圓四寸左腮頰有傷紅赤色三岔骨難量分寸兩竅用清水洗出泥沙取封在官下牙脫落八箇俱有孔無色死後脫落口內用銀片探毒取出銀不變色兩血盆骨牽連胷膛心坎有傷紅紫色三岔骨難量分寸胷膛與血盆骨傷同兩胳膊左牽連左胐脥有傷紅紫色四散難量分寸左胐脥與左胳膊傷同左肋牽連左後肋有傷紅

紫色骨散難量分寸右肋牽連右後肋有
傷紅紫色骨散難量分寸兩後肋與前肋
傷同脊背牽連脊膂有傷紅赤色四散難
量分寸脊膂與脊背傷同沿身上下翻覆
檢驗別無他故檢畢將屍責令地方張經
領看外取各不扶甘結在卷當場逐一細
加研審看得王二之爭毆事起倉卒原無
成謀王聘尹等偶見弟之被髮泣訴觸景
動情即羣起而毆之不但不能謀之於人
亦且不暇謀之於心入廟之時王二首將
倪學禮採打則學禮之傷重而殞王二之
抵償無詞矣朱龍之屍臭孔尚有沙跡地
方李江撈取有據則死於溺也非徑死於
毆也韓雪子當稍從末減與王順擬徒矣
王聘尹既不能訓其弟又不能束其身本
當問罪但念弟辟家破姑從末減同韓士
章杖懲此事無原告可執秪據屍傷檢驗
參以中證之說云耳汪信無辜累死情殊

可憫前銀候事結之日責令聘尹陸續補還死生有命亦委之天數可也取供仍依原擬具招間李江懼怕拖累乞要批縣免解具狀於本年二月初三日赴本道告准蒙批仰揚州府查報遵行間江儀二縣將王聘說等前招連人申解本府覆審看得王二之毆倪學禮也王聘尹韓士章時與王金印等在堂理講原無威力主使之情而王二因王順等齊聲呼叫不如打他一頓之言入門即先毒毆其學禮死於二之手明矣業經檢認明的擬抵何辭朱龍雖被韓雪子毆訖數下委由溺水而死檢有泥沙并撈屍李江可據雖緊抵償但韓雪子與王順倡言起釁各徒允宜王聘尹韓士章不忍一朝之忿而致弟刑家破雖無共毆之情而實關然起事各杖亦當再照晒晾衣數朱龍已死王金印等未到無憑對理汪信無辜被累而死其情不無可憐

姑照縣斷聘尹名下將汪信出過銀兩陸
續交還伊男汪有瀾收領以杜後詞取供
仍依原擬一面呈詳巡江朱御史處一面
申解本道查詳間續該不在官商于以
龍風聞王聘說等打死倪學禮等二命及
王金印等虛報損失進
上王盃古鏡等寶物價值萬金將王聘說名寫
作王應聘具本奏奉
欽依着原管內官陳增會同撫按等官上緊查

勘嚴提問擬明白具奏隨蒙本監備用手
本移送巡撫李都御史處劄仰本道轉行
原問官員將于以龍所奏情節併行鞫審
內開損失物件與該監節移手本內數目
是否相同俱要嚴查下落擬招解詳定奪
仍解該監覆審等因又蒙巡按吳御史案
驗本道即提覆審具招通詳蒙道劄府併
案通提究確招詳仍審王二的名入招等
因本府遵行間續蒙本監差人守提王聘

說等本府不敢擅擬具由申詳本道蒙批
仰照近日劄付行再審詳報人犯徑解赴
詖監可也繳又蒙巡撫李都御史憲牌催
問蒙本府署印江防李同知又徑行提王
聘說與聘尹等審看得王二因看戲小忿
兇毆倪學禮五日身亡雖共毆有王順等
而下手致命者二毆之也擬以抵償夫復
何辭朱龍委係溺水身死檢有兩竅沙泥
可證實與韓雪子無干但韓雪子與王順
輕擅助毆王聘尹韓士章黨同嚷鬧均非
善類分別徒杖各當其辜至於奏稱損失
進
上寶物再三研審衆證稱無實據難以窮究取
供仍依原擬具招申詳本道蒙批仰查王
二的名入招另詳前行已久豈詖府未見
耶併查報又蒙牌仰本府再加酌審詳叙
定擬招首明白并審王二的名與王應聘
的係何人一併入招連人解審等因遵行

聞蒙巡江朱御史將本府前呈招由批兵
備道覆詳確報行間蒙府又提聘尹等到
官審問王聘說方將伊的名弁王應聘即
係聘說一人情由供出除改正歛招外其
各犯情罪節經繇審明妥無容復贅相應
仍照原擬具招間又蒙巡撫李都御史劉
付准工部咨開將于以龍奏奉
欽依內事理嚴行提問立限會同囬
奏等因備劄本道行府催申聘尹等招由到
道覆覈無異看得王聘說韓雪子以看戲
被毆抱憤忿不平之氣各膚愬於其兄乃
王聘尹韓士章自恃衣巾逞身而往意在
爭論而附近街民王順等聞聲赴援不約
而同羣手行兇致倪學禮竟斃四日之內
檢有重傷其為毆死無疑矣王聘說下手
最先抵有何辭韓雪子王順原有採打之
言律以元謀均為不枉王聘尹韓士章自
遊黌序效市井之態弗懲小忿激成大禍

情殊可恨但聘尹弟臨重辟士章弟為誠
旦創亦至矣合姑擬杖免革朱龍之死由
於墜水檢證既明無可他求其王聘說等
當初審之時妄認賠銀覬脫重罪耳今屢
審財物毫無指據人命當償安容展倖委
難斷追汪信無辜累死所費銀兩合於王
聘尹名下追還其子汪有瀾收領至如損
失實物審無實據難以窮追議得王聘說
韓雪子王順王聘尹韓士章俱合依同謀

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王聘
說下手者律絞秋後處決韓雪子王順俱
元謀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王聘尹韓
士章俱餘人律各杖一百韓雪子等有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二等韓雪子王順各杖九十徒二年
半王聘尹韓士章各杖八十王聘說係重
刑牢固會審轉詳處決審韓雪子王順俱
稍有力與王聘尹韓士章各照例納贖照

追王聘說重刑免紙王聘尹韓士章各官
紙銀三錢韓雪子王順各民紙銀一錢二
分五釐并各贖罪不等韓雪子王順各銀
九兩王聘尹韓士章各銀四兩俱追貯揚
州府官庫照例糴穀支觧其汪信出過銀
二百八十三兩聽王聘尹徑還伊男汪有
瀾收領取實收領狀繳報未到有罪王誠
另行提結等因具招呈詳到臣據此卷查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先據寶應
縣申據泰山殿地方僧人張閏禮真喜等
各呈稱本月初四日有稅監委官劉可煒
等在於本殿搬戲飲酒有王二韓雪子等
窺看比有跟隨手下人役不容互相爭嚷
隨即勸散本官先有不知名跟隨人患病
送本廟醫治不痊于初八日身故等情到
縣隨審地方僧人執稱彼此打嚷是實人
命尚未究的合先申報等因行間續准山
東徐州礦稅御馬監太監陳增手本內開

委官王金印等在於寶應縣泰山殿晒晾
衣物突遭積賊王二等打搶去大卷箱二
隻皮包二隻玉帯二圍紗羅段蟒衣四套
剌絲蟒衣一套金美人自斟壺一把重三
十二両緑寶石一塊重八分二釐無眼大
圓珠五十顆重一両七錢二分金鑲碧玉
縧環一柄玻璃酒壺一把銀福壽自斟壺
二把重五十両玉香爐一箇玉果盒二箇
玉盃盤二副古銅漢鼎爐一箇漢玉花尊
二對紬段紗羅一百三十疋大羊皮圍屏
四架堆紗百美圖圍屏一架銀酒船二隻
重六十五両金底翠花五十對每對重一
両四錢斷文古琴一張小李將軍手卷一
軸唐馬四幅詩畫棕牙檀香扇二百把并
家人朱龍傷重于本月初七日氣絶身故
其倪學禮等命亦垂在旦夕緣由又移手
本開稱倪學禮隨於初八日仍在泰山殿
亦已身死行間又於萬曆二十九年四月

内准工部咨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科抄出原奏官商于以龍奏内開采置
倭産龍蛋壺一把金美人自斟壺二把玲
瓏白玉帯二圍晴碌鑲嵌紫金盤二面羊
脂白玉盃十對蜜色犀盃十對古銅鏡十
面周鼎一座棕竹泥金扇一百柄湘妃梅
緑竹扇一百柄雕刻篆龍金扇一百柄古
今名臣詩扇一百柄鑲嵌紫檀諸色文具
二架價值萬金遣官王金印進

獻豈金印不體忠誠嗜酒無賴行至寶應縣地
方與巨豪王應聘汪信縱飲醉後生端聚
衆起鬭打傷倪學禮朱龍損失玉盃古鏡
當經驗獲等因奏奉
聖旨這奏内巨豪王應聘汪信并王金印及原
奏官商于以龍刼擄實貢聚衆打傷人命事
情便着欽差内官陳增會同撫按等官上緊
查勘嚴提問擬明白具奏還立限與他該部
院知道欽此欽遵備咨限本年五月終回

奏各等因到臣詠臣先後俱經劄行揚州海
防兵備道查勘究問去後今據招詳前来
覆覈無異詠臣會同巡按直隷監察御史
吴崇禮山東徐州礦税御馬監太監陳增
看得犯人王聘説韓雪子以看戲[illegible]阻聘
説輙逞忿糾夥毆伲學禮負傷所[illegible]限内
檢究既明擬抵何辭雪子亦毆朱龍𣪍下
但龍實在淮安清江浦百十餘里之外溺
水而死地方李江撈屍的有證據律無抵
償合與王順坐以元謀各徒不枉王聘尹
韓士章仗倚衣巾縱弟召禍錐未共毆實
則肇釁各擬杖懲似亦允當至於官商于
以龍所奏損失物件并前税監委官王金
印等所開衣物等項節詠多官鞫審委無
的據難以懸追且于以龍止稱損失玉盃
古鏡當經檢獲而王金印等先呈搶奪如
許後于以龍所奏如彼同夥同事之人所
開物件亦自前後多寡迥異則裝捏之情

不待往返訊究而明知其誣矣既經道府
究明又訣臣等會勘無異相應依擬回
奏除將各犯批令監羈聽候外今將問過招
由理合會
題伏乞
勑下部院覆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奉
旨會問人犯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
差涂麒齋捧謹題請
旨
聖旨
萬曆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糾同稅官嚇詐平民疏
題為惡勳逆子假官詐
旨合夥挾騙驚擾地方事臣奉
命撫淮值時多事鹽稅蘆洲內使四布幸而仰
憚
皇上之明威俱知斂戢凡有關提無不會同撫
按備行道府以及該州縣內使不得擅行
勾攝各官不得擅為執拗無非奉
皇上之

明命了地方之公事而已詎意有假官詐
旨合夥挾騙如誠意伯劉世延父子者不敢不
一聞之
皇上也近於六月初一日突有江都民人陸梅
赴臣衙門跪門扭同光棍數十人進告内
稱徐州税府王委官差人捉拏至急臣隨
押發泰州署印揚州府江防同知李仙品
究問隨據本官呈稱審得陸電與伊叔陸
心俱江都縣民種田過活並不為非至本

年五月二十八日有徐州税府委官王金
印差人何賢羅相周明并誠意伯家人劉
三張五協同邳伯巡司弓兵楊正姚林蕭
爵王曉季友蔡銀等前来陸電陸心家内
稱説你家盗挖
皇墳窩贓窩盗如今差我来拏你們解京等語
将二人用鉄繩鎖靠劉三講令陸電陸心
處些銀子送他了事去罷周明腰内取出
税府王委官信牌一張上用私記関防號

印內云着落邵伯巡司等官添差協拿各
正身鎖扭解監究審等情並無原首告主
干證名姓明是捺詐陸電父陸梅所以奔
告再三審出前情擬合回報等因到臣　臣
不勝驚訝夫內監拘人自有本監印信自
當関會院道及行府縣等官未有么麼委
官私用印信徑拿良民者今謂陸電等盜
挖
皇墳夫
皇墳乃
祖陵之稱也
祖陵一在泗州一在鳳陽其去邵伯之地不啻
七八百里彼中有鎮守內臣司道各官守
衛官軍不下三四千名而陸氏叔姪何等
而敢盜挖乎萬一有之鎮守內外各官罪
不容於死矣且堂堂
天朝誰敢有盜及
陵寢者非喪心病狂之甚亦不好出諸口非喪

心病狂之甚亦自知其誣也窩賊何人所
首窩盜何人所證無影無形平空鎖拏且
騙且搶勢如狼虎及臣親審其家人劉三
則稱我老爺把党太監暨太監參了如今
朝廷要拏他我小爺們在此候
旨體訪內外大小事情夫所謂老爺者劉世延
也所謂小爺者劉三劉四劉六劉七也劉
世延老誖風顛信口噴血逢人即噬其參
暨祿党存仁也實出劉四劉六之手世延
尚屬不知其藉此聲勢以嚇詐官民則諸
子一律矣至於未經奉
旨而稱有
旨拏他自係舍人而稱體訪事情面欺
皇上以挾制內臣假傳
聖意以恐嚇百姓至於乘輿張盖懷金衣錦特
其細故耳罔上行私冒濫名器訛言惑衆
弁髦法紀世延父子誠不可勝誅矣先是
內臣党存仁丈勘洲田而劉七乘輿擁衆

多方阻撓徧稱勳府洲地不許丈量稅使
暨祿駐劄儀真而劉七差棍徒陳邦泰等
百十餘人恐嚇收稅委官鮑世元口稱稅
監已被條論你等可備銀千兩送與六爺
七爺方免拏問如劉三劉四則坐在南京
水西門外為之謀主為之布置其往來淮
揚之間侵奪占據不知凡幾其招集亡命
結黨合夥又不知凡幾矣魍魎公行士民
膽落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耶夫劉世延也向以假印妖言
　罪當大辟矣
皇上弘恩
赦令回籍可不謂非常之幸乎乃尚不省改而
　愈肆狂誖說謊欺
君縱子挾騙假
旨詐官懲不畏死此在昏濁之時庸常之主猶
　所弗堪而況當此
清明之世

皇上之
神明無照
威權獨斷如此哉若謂此牌原係王金印之擅
行何所差皆世延之家奴耶且王金印見
為手以龍所奏奉
旨提問何得又敢私行牌票挾詐平民耶陳增
平日提人未嘗不関會撫按脱當住提者
臣即移文止之而今日何獨不然耶明明屬
詐偽不問可知除將劉三等發行泰州收

問外其劉世延父子劉三劉四劉六劉七
等詐騙情節伏望
皇上憫念民窮特為作主
勅下法司將事内有名人犯提問明白回
奏仍乞
天語丁寧璫税蘆洲各官各守疆界不許侵越
凡有関提須各監手本知會臣等不得縱
容下人擅自挾騙庶水火之民猶獲一分
之賜而倒懸之衆未即土崩之虞矣緣係

惡勳逆子假官詐
旨合夥挾騙驚擾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

府佐給由䟽

題為遵例保留給由府佐官員事先據直隸
鳳陽府申准本府同知史可述關稱見年
四十五歲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由舉人
萬曆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除授河南衛輝
府新鄉縣儒學教諭本年六月二十六日
到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丁父憂十四年
四月初六日服闋赴部本年十二月十九
日復除山西汾州孝義縣儒學教諭十五

年二月十五日到任十九年閏三月十二日陞授陝西鞏昌府通渭縣知縣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任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陞授今職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到任扣至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關府申報到臣隨經批行潁州兵備道查勘去後今據署道事鳳陽府知府金時舒呈行據鳳陽府呈查得同知史可述三年任内並無不明經手錢糧亦無粘帶不了事件公私過名等項違礙情弊例應給由造冊赴部考覈但本官專管清軍又兼總捕即今地方災荒民貧多盜全在本官彈壓且近委修培

陵園見今興舉鳩工庀材難以離任合應照例保留等因到道看得同知史可述三年任内委無違礙應准給由且本官職專清軍總捕事務繁冗地方多事見蒙委修

皇陵均屬重責委難離任請乞照例保留等因
具呈前來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
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今後在外三六年
考滿官員除方面府佐照舊赴京有事地
方照舊保留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帯俸就彼復職管事俾冊差人賫繳
其稱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
請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吳崇禮考覈得鳳陽府同
知史可述佐郡廉平守己謹慎稱職第本
官職司清軍總捕時值地方荒歉訟獄繁
興兼以近日題
准修理
皇陵工程頗大全藉本官料理既經該道查議
前來相應保留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

請照例行令史可述免其赴部容令接俸管事
造冊差人齎部考覈施行緣係遵例保留
給由府佐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蔡宗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兵備患病疏

題為道臣因親成疾照例代
題更乞就近速補以安地方事據整飭揚州
海防兵備浙江右布政使陳璧呈稱本職
於本年二月內以親老身病具呈乞休業
已至再並蒙各院批留因思
主恩難報知遇當酬專意醫藥庶幾有瘳以圖
報塞柰數月以來雖杜門調理而時事多
虞兼之代庖淮徐道事務弗得弗力疾支

吾精神益耗疾勢轉增偶於四月初三日
檢閱公文忽吐鮮血數口昏暈者良久家
人失措從茲飲食罕進連宵無寐氣息奄
奄問之醫人韓賔陽錢蕙等僉謂為憂思
過度心血耗散所致非歸休靜攝痊可無
期緣是愈憂愈病愈病愈憂輾轉相尋首
丘願切故前之乞休慮切於親而因及其
身今之乞休則身且弗保夫奚暇為親謀
哉烏鳥之私人所時有茲無再瀆獨計憂
生慮危之心鬱不得遂有槁死於海陵之
濵矣伏望憐察亟賜
題放俾獲生還等因據此簿查本年二月二
十日先據該道呈稱本職叨登仕籍二十
餘年遭際
聖明忝列方面捐糜報
國職分當然但禀氣最薄素有怯疾今當始
衰之年元神益憊衆病交攻筋骨疼痛左
膝麻木動履甚艱肌膚瘦削且職父年八

十母亦七十有八止職一子遠閻職病旦
暮倚閭愈加哀颯職感觸懷思恐身先朝
露以貽父母之憂而病益甚醫人率謂疾
在膏肓非旦夕可治一聞斯語萬念俱灰
文移堆閣政務丸解請乞體人倫之至情
察病詞之非矯早為代
題放歸仍委揚州府署管道事三月十四日
又據該道呈稱本職命蹇頗違二親遍衰
身病日劇近得家書謂職父右手疼痛左
足瘡痒晝夜呻吟飲食起居需人扶侍職
母夙有痰喘之疾近益舉發愁苦不禁日
與職父相向欷歔思見職而不可得職臥
病聞此倉皇自失恨難奮飛憂心如焚肝
腸刺痛此救死不遑尚安能躬簿書期會
之事乎懇惟憐念速賜
題放等因該臣看得春汛届期地方多事俱
經批行在任調理去後今本官復呈前來
且連連具稟詞益迫切歸念已堅難以力

撫卷查先准吏部咨為申飭告病事例以
明臣職以安地方事該本部題通行各省
直撫按官凡在外官員告病乞休照依舊
例將本官經管事務別委相應官署印即
為代
奏本部訪其素履酌量題
請等因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在卷今據前因除將該道事務
行委揚州府知府楊洵署管外謹會同總

理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吳崇禮議照右布政使陳壁年共力
而俱強才與誠而兩合兵戎既飭民吏歸
心正當共濟時艱立需大用乃雙親俱當
八十之年實獨子不易三公之日望雲孔
殷憂日誠切再四具稟言與淚俱臣等讀
之亦為心動況在本官其何能堪且杜門
日久道事多集似應准其休致以遂其私
遺下員缺另行銓補又惟真才難得正士

常淹以本官之才之識鎖鑰樞筦無不堪
寄乃徘徊至今一旦投閒臣等竊為
國家惜之合無比照近行事例候本官病痊
之日撫按奏薦起用庶在本官也既不遺
親又不後
君在
朝廷也既足作忠又足示孝此兩全兼盡之
術也世教風化之關也豈徒得一官一才
之效用而已再照江北之地近以塩税横

征剥削殆盡民心已變實非昔比動則竪
竿扯旗搶債殺官明欲叛亂真不畏死臣
等一人之身一人之力雖東安西撫南諭
北曉而承行無人何以支持竊料不測之
變決不在遠查得揚州府知府楊洵寛仁
特達能得衆心新補淮安府知府劉如寵
清正強幹足當卒變在楊洵見今考滿在
劉如寵已經考滿歷俸俱深例應遷轉合
無即於二官之中就近銓補一員剋期到

任一旦不虞臣等得以當面指授預計早
圖庶不悮事貽害地方伏乞
勑下吏部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上
請速為施行緣係道臣因親成疾照例代
題吏乞就近速補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涂麒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參狼山水陸将領疏
題為汛防已畢糾劾不職将官以肅兵戎事
案查先因倭報孔棘該南科給事中徐桓
題為倭警叵測要地可虞等事內陳防禦五
款該兵部覆議節開沿海省直各該總督
撫按官查照各邊事例每年終将見任防
汛将領等官稽覈勤惰分別功罪具
奏以憑黜陟以作士氣如有剋減月糧剝削
軍餉營謀陞遷并貪攘名色軍功者聽撫

按查叅重究等因題奉
欽依通行在卷該臣查得江北沿海一帶每年
防汛事畢年終行令揚淮二海防道將見
在將領等官考核淑慝止據其不肖總哨
等官單逐一番蓋無可指摘之人故不必
過於吹求耳今年春汛畢期節據揚州道
開報內有貪縱將官剝兵歛怨之尤者是
不可不亟一處之也况今水旱疊見塩税
横征揭竿之變旦夕莫測近日閩浙之報
倭奴更狡爲有窺竊之志內憂外患良可
寒心且狼山一營僻在通州濱臨大海與
島夷相對盈盈一水緩急安危惟將官是
賴乃承平日久法紀廢弛以貪讟爲常事
視軍令如戲局若不重加懲治終難振刷
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崇禮據實
查叅以肅營伍訪得狼山水兵把總趙嘉
賢者力怯兼人行惟貪婪到任即假倚置
辦傘轎令家人趙二串識字孫汝立計兵

一千一百每兵科派銀二錢共銀二百餘兩而諸銀寔為之過送補兵則科尅見面常例得民人王尚并捕盜陳有功等共兵五十餘名每名索銀五兩共銀二百有奇而趙二則為之查收聲言汰革老弱可謂厲精矣受李注等九名各銀三兩而免其申革缺兵召募填補允宜從公矣得李檀等九十人共銀百兩而方肯呈驗舵工張遂等老弱不堪前任王總兵查革各送銀

六兩而准其應役則過堂解驗者皆雇倩之人鹽徒曹第等通江販鹽福山虞把總會捕容得銀五十兩而任其縱横雖急為追赶者亦假飾之意放糧加二扣除每月何止百金行伍不閱操練惟知賣假取利撥船送親過江致陳勝等十三人之性命殞於風濤而猶虛報出洋哨探出汛設取坐山索沙狼營七十船之常例盡入私囊以致衆兵紛騰怨謗此一臣者剝削殆盡

錙銖驅兵不恤水火使再擁時日必且脫
巾須早行究處方弭衆怨又若委管狼山
總兵標下陸營中軍事務通州所指揮僉
事秦希武心本奸貪性尤悍毒以營兵為
奇貨百出科斂之方借月餉為利囮屢肆
谿壑之欲領兵卒一千三百餘名共隊什
一百五十餘目指到任賀禮即索每兵銀
一錢頭目銀三錢總計一百七十餘兩王
文等之執稱不爽假每壽祝禮需每兵銀

一錢隊什銀五錢共約銀二百一十有奇
邢武等之扣送有據中秋科槩營兵節禮
一百兩作何公用元旦歛隊什長節禮四
十餘成何體統給散舊年三季口糧每季
每名尅支糧使用銀三錢杜逢時則為收
歛之人委放本年夏季月餉每月每名派
總兵交際銀二錢張節等則為辦送之役
征西囬兵一百餘名宜入冊收糧也乃每
兵索銀一二兩號為叩見春防分兵二三

百名此每年舊例也乃每名科銀一二錢名為紙劄凡補隊什目兵必人人餽送見面方行呈驗總計得銀二百餘兩是以公選而反充私囊凡見本營頭目必吸吸厲色不少假借乃每扣月糧一箇月祇以嚴威而寔行嚇騙今年給散二三月糧料而每兵侵銀三四錢不等幾分其半矣每年春秋祭旗一次每目兵尅銀一二錢不等是吮其膏矣任事將及二載誅求不下二

就近陞補州官疏

題為正官久缺就近陞補以拯凋疲以濟時艱事本年八月內據新陞直隸揚州府泰州知州弋千仞禀稱原係陝西延安府神木縣知縣歷俸六年拮据萬狀屢經撫按保薦於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內陞授今職脫邊徼而適中土正策勵圖報之日不意命蹇行至中途偶得風寒飲食漸減怔忡交作延醫胗視咸謂積勞所致必須靜

養艱月方能痊可思欲從容就道則限期
已迫欲勉強赴任則病體難支卑職之進
退實為狼狽况泰州為維揚劇郡不可久
缺正官今願改教職以便調理伏乞憐念
半生鉛槧之勤六載邊疆之苦准行
題改庶望生全等因具稟到臣該臣查得泰
州知州張驥於舊年五月內先該河臣論
降尋被大察革職至十二月內推有神木
縣知縣弋千仞陞補該臣牌行嚴催到任

千區狀不為無因衆怨亦已太甚臣等既
得於道府之開報復加於體察之相同敢
不為地方芟除蟊蠹以安兵心扎伏乞
上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
請將趙嘉賢秦希武行臣等提問正法囬
奏將扣尅科歛各項軍餉追還給散以警貪
弁以安衆心仍容臣等嚴行揚淮二道逐
一着意振刷一應獘端盡行釐革改正敢

有仍前不悛者不時叅
題拏問務使將領之貪縱少戢三軍之耳目
一新其於戎務軍機未必無小補矣緣係
汛防已畢糾劾不職將官以肅兵戎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
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延至今年八月內始具稟告病乞要改教
觀其情詞委非得已矧泰州地方界聯江
海積歲灾疲鹽盗之出没無常商民之凋
瘵已極臣復駐劄於此軍門標下與夫揚
州道中軍官兵幾至二千撫字催科繩奸
稽餉所藉掌印官分猷共濟更為喫緊知
州弋千仞陞補已久乃以病甚竟未到任
願改教職正官懸缺年餘須得久於地方
熟練民情者就近陞補方克有濟臣謹會

同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巡按御史
吴崇禮巡鹽御史應朝卿議照量材授職
國家任官之公典因地擇人一時濟變之徵
權泰州為江海要害之區又兵民繁劇之
會今弋千仞既以體病告改員缺不可久
虛故斟酌緩急應從近便看得鳳陽府屬
鳳陽縣知縣李存信撫災恤患極盡規畫
之詳清地平糧痛革飛灑之弊此一官者
薦剡交騰考滿已久皆經撫按考覈會本
保留而鳳地距泰密邇若令本官就近陞
補不特迎送之間節省民財而早任一日
地方亦免一日之叢脞矣相應題
請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可采覆擬
上
請將李存信速行陞補勒限前來泰州到任將
弋千仞或改授教職或仍以原官改調以
全器使統乞

聖明裁定施行緣係正官久缺就近陞補以拯
凋疲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江防府佐就近陞補疏
題為急缺衝疲郡守懇
賜就近填補卓異佐貳以安地方事頃緣揚州
道臣陳壁告病該臣會議准令致仕而以
揚州府知府楊洵陞補已該吏部
題覆荷蒙
聖明俞允其知府員缺又當酌議填補第今日
之揚州非昔日之揚州也盖襟江帯海咽
喉南北財貨輻輳商民襍處理煩治劇得

一能吏坐治而有餘此在昔日則然耳今
則蘆洲鹽稅交征
欽差中使四出提觧紛紜告訐叢集加以本地
亾命之授宄更以越境奸宄之出沒或假
官假
旨或詐物詐財莫不欲渾吞各商席捲萬姓故
官此郡者不惟應酬之難而且稽查之難
不惟擔當之難而更調劑之難揚民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揚郡疲劇於
他省未有難於此時者也查得揚州府江
防同知李仙品一介不取百事敢為守如
處子用如脫兎故強暴畏之如神明良善
恃之如慈母公自生明廉自生威無足恠
者境內所屬各官雖頗皆砥礪求如本官
之才與守而俱優心與口而不爽不再得
也昔令山西大有聲譽偶轉府貳公論惜
焉頃山西巡按御史趙文炳移書於臣謂
本官長治之政卓爾不羣今離任雖久似

仍當薦此異等以風示海内且本官蒞任
江防已及三年見今具文考滿若將本官
就近陞補本府知府庶上下咸宜商民得
所其為地方之利賴不淺鮮矣盖一則刻
期到任一則吏習民安一則公道獲伸一
則為善者勸此一舉也具四便免四難用
是不避煩
瀆謹會同總理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巡按御
史吴崇禮巡鹽御史應朝卿特為上

請如蒙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覆議請
旨將李仙品陞補揚州府知府令其速行到任
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急缺衝疲郡守
懇
賜就近塡補卓異佐貳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暦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府佐給由疏

題為遵例保留給由府佐官員事先據直隸
鳳陽府申准駐劄本府白龍王廟地方歸
德府帶銜捕盜通判龎應熊牒稱見年三
十三歲陜西延安衛靖邉所籍山西太原
衛人由選貢萬曆十七年四月初九日除
授四川太平縣知縣本年九月二十六日
到任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丁毋憂服闋
赴部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復除河南

南陽府鎮平縣知縣本年六月二十八日
到任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陞授今職本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扣至二十八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
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牒府申報
到臣隨經批行潁州兵備道查勘去後今
據該道兵備右叅政李維楨呈行據鳳陽
府呈查得駐劄本府白龍王廟地方歸德
府帶衛捕盜通判龎應熊三年任內並無
不明經手錢糧亦無粘帶不了事件公私
過名等項違礙情弊例應給由造冊赴部
考覈但本官設居省直交會之界盜賊出
沒之區近日亳州知州程蘊隆偶爾病故
見今委署該州印務時值地方災傷全頼
本官料理難以離任合應轉達照例保留
等因到道看得通判龎應熊三年任內委
無違礙應准給由但本官駐劄白龍王廟
與河南接壤素為盜賊出沒之地且切近

亳州地方荒歉適遇缺正官全藉本官撫恤
殫歷實難離任請乞照例保留等因具呈
前來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
之法以肅吏治事今後在外三六年考滿
官員除方面府佐照舊赴京有事地方照
舊保留聽撫按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帶俸就彼復職管事俾毋差人賫繳
其稱職經薦應得
誥勅命者照例
請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直隷監察御史吳崇禮考覈得鳳陽府屬
白龍王廟地方歸德府帶衛捕盗通判龎
應熊年富力強才明守慎稱職第本官職
司捕盗駐劄省直聯界之區素為盗賊之
藪近以地方災荒饑民流徙又值逼境亳
州偶缺正官見委本官署印緝盗安民全
藉本官撫綏鎮壓既經該道查議前來相

應保留伏乞
勑下吏部查議上
請照例行令罷應熊免其赴部容令接俸管事
造冊差人齎部考覈施行緣係遵例保留
給由府佐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蔡宗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報上源水患疏

題為黃河異常徙決懇乞亟
勑當事臣工趂時疏築以安
陵運民生事據頴州兵備右叅政李維楨呈稱
蒙臣批據本道呈報宿亳蒙城等州縣水
患緣由遵依劄行鳳陽府查勘續據回稱
被災地方遼闊各官尚未徧歷急難類報
本府目覩時艱深切憂懼看得懷遠縣止
于被災無收尚可議處在泗州五河原屬

水鄉今災視往尤甚至於河決及于亳州
蒙城入于潁州太和符離之患切近宿州
靈壁浸及虹縣虹泗接壤泗有
祖陵在爲地當其下萬一水勢淜湃不無可虞
各州縣地方秋水汪洋田禾淹沒雖被災
各有差等大約均至九分之上惟宿亳蒙
城水勢洶湧城垣昏墊人民溺傷者過多
田廬衝淌者殆盡似不可與勘災往例比
今百姓枵腹待哺無室可棲命繫倒懸莫
此為甚又豈可照常處之者哉合無轉達
早賜題
請大破常格先蠲賑濟以治其標次議蠲折以
固其本待水退年豐另行議處第恐黃水
入泗漫至
陵園必須遥築隄防庶無衝突之患等因到道
為照勘災事例夏不過五月秋不過七月
今已在九月而報災者方來其不同一矣
往時霪雨水泛尚以漸次易究根因今黃

河潰決突然而至不知所從來其不同二
矣秋雨或秋旱為災止是一事今秋災之
後繼以河決大災其不同三矣且所謂災
者為民生也今之災則為
祖陵憂其不同四矣被災之民一死者不可復生
而恤之在我貧者不能自全而賑之在我
惟
祖陵受河之患而河之上流不在我築塞之功
不在我即虹縣有歸仁隄所以防河決桃

源諸縣以護
祖陵而今河所經歷非其地矣往日淮與河交
滙淮不勝河壅而上逆為
祖陵憂者淮也今日河羼入淮之中潰而直下
為
祖陵憂者河也壅而上逆潰而直下其勢之強
弱緩急大小不待勘而知也河決黃堌口
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而由睢寧入海今
河沒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靈璧固鎮驛

五河虹懷遠各縣此數州縣者水皆入淮由泗州不待勘而知也即以今年論陰雨連綿數月水之漲溢無怪其然今九月秋深無雨而淮水漲溢同於四月此院道親臨泗州所見不待勘而知也固鎮驛之有澮水可通歸德府地方而下會五河縣以入淮今河入澮澮舍淮再無別路往來使客由旱程者見固鎮水阻改由他道去不待勘而知也夫河勢南徙黃堌口不塞致有今日安知由宿州之北鄉入睢寧者日後不盡從而入固鎮之澮水以入淮乎語云千丈之隄潰於螘穴鳳陽州縣所在皆穴而無尺寸隄禦之不可為寒心乎各州縣各為其民但言水災水災已耳無一字及於

祖陵者彼不知水患之及

祖陵也即泗州但見水長而不知黃河已潛入其中惟淮安府管河運同許一誠所具圖

說深知利害原委盖黄河之患有三一曰
祖陵二曰運道三曰民生運道不在職地方民
生則職可任蠲恤而惟
祖陵無可措手涓涓不塞将為江河今日之勢
豈啻涓涓而已此職之事也職之責也不
早為言萬一有不測之患雖身伏斧鑕何
益扒竊意救灾不過蠲賑朝下停徵之令
而民夕得安枕矣賑則便宜行事可不待
報矣惟防護

祖陵事宜必
廟議主張非外臣所可専擅而築塞上流又不
在江北地方上流地方未必悉河之為
祖陵患如此其急文移往返動以月計轉盼冬
春議何時定工何時舉誠不可不汲汲也

目今報灾當以
祖陵為先請乞早行題
請速計利便長策以免臨渴掘井之患其互相
勘災各官縁水勢泛濫又素無舟楫處一

時難以徧歷待候勘明另報等因呈詳到
臣看得河決歸德似且盡趨東南異常變
遷恐於
陵寢有虞據議詳悉仍候會議
題行受水獨慘去處該道可先行查堪動銀
穀賑恤批行去後案查先據淮安府管理
徐屬河務運同許一誠呈稱職於本年八
月十三日由宿州固鎮驛見澮河黃水勢
大面闊五六里水深一二三丈詢及土民
顧覯等稟稱七月十一日河南歸德府隄
岸衝決黃水由澮河包河直射東南永城
宿州一帶勢甚可虞該職隨差熟知河道
水手同畫匠前去河南探勘上源衝決隄
口幷下流處所續據各役回稱黃河自歸
德府商丘縣地方丁家道口西先將縷水
隄決開一口闊二里水深一丈五六尺又
將虞城隄鄧賓口至楚家灣隄岸衝決二
口闊五里水深一丈二三尺直抵歸德府

西水池舖由府城週圍南流至汞城縣地
方會亭驛衝決隋隄闊一百二十五里平
地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一
股由會亭驛南馬頭寺入澮河包河又由
酇縣城王家集和順集新橋集栢山集麻
種集丹城臨渙韓村孫疃南平集开縣湖
溝固鎮驛下五河入洪澤湖清口一股由
會亭驛東北酇陽集任禮口鐵佛寺符離
集出白洋河其黃堌口迤上舊河沙淤乾

斷止楚家灣順隄繳水東流闊一二丈深
一二三尺由唐家口至申家營新決口往
南亦入符籬集河看得黃河潰隄淤墊舊
河若不早加築濬彼處必不行水地勢低
窪又有澮包等河容納未免泛濫中原運
道民生干係重大為今之計築決濬河皆
為急務一面將徐州李吉口迤西凡有決
口之處併力堵塞至於未決之隄亦加幫
高厚以免西南遷徙之虞一面將李吉口

逆東凡有高阜河身相度挑挖至於窄狹
之處亦展闢寛闊以順東向奔趨之勢庶
故道可復

國計有裨等因并河圖一本呈報前来續據
淮徐兵備副使劉大文呈稱蒙總理河漕
劉尚書批據管河許運同亦呈報黄河變
還緣由訣本道會同中河分司濟寧兵備
道會勘得河漕相須由來非一日矣自萬
曆二十四年黄堌口大決全河由符離[illegible]

徐溪口出小河白洋河而徐邳運道歲苦
淺澀二十七年開趙家圈三仙臺引河出
小浮橋連年運事頗利而伏秋河漲仍多
潰決已蒙總河衙門開濬泇河為運道計
工未告竣試已有效再加展挑運事可濟
即緩圖於河待其自定可也據許運同所
報自本年七月十一日商丘縣丁家道口
西首縷隄決開闊二里虞城縣鄧實口至
楚家灣隄岸衝決二口闊五里直抵歸德

府城南流至永城縣會亭驛衝開隋隄闊一百二十五里入澮河包河又由酇縣城等處至固鎮驛下五河入洪澤湖一由會亭驛東北酇陽集等處出白洋小河口其黃堌口迤上舊河悉已沙淤乾斷是今日之決口非復前日之決口今日之遷徙非復前日之遷徙萬一侵及
陵園關係重大此不可不長慮而預為之防也
查得決口雖闊水勢彌漫多未成河堵築尚易為力合無請乞軫念前項決口所係匪細速行河南管河等官上緊堵塞逼水仍歸舊河其李吉口相機節制導之東注俾免南奔其於
陵運民生胥有攸濟矣理合通詳等因據此該
臣看得所議河患甚切但本院職專撫循河事未可越俎仍候會同總河部院
題議亦經批行去後為照河性不常從古為然故徐邳直下會合淮河彼此盈溢淮弱

河強為泗州
祖陵沮洳之患者蓋有年矣當事臣工焦勞萬
狀議遣科臣會勘而為分黃導淮之舉迄
今數年
祖陵運道民生否利賴爲今茲揚鳳之地霪雨
為雹訣臣於五月内題
報行按臣勘議蠲恤而報災傷者接踵而至故
臣於疏中說明俟有續報并罹秋災者併
聽按臣勘議臣又不時行令各屬隨宜賑

濟至九月間鳳屬亳宿蒙城等處報水災
至者異而且大臣以為黃堌口五六年来
黃河南趨俟勘災之輕重分别蠲恤而已
不謂河決上源汎濫潰溢行且為
陵寢民社之患則臣有不容已於言者先年總
漕大臣兼巡撫鳳陽地方後緣河道壅逆
議者分行職掌漕併於河而獨設巡撫不
與漕河之事矣今之河道從上源潰決水
勢瀰漫俱當臣撫循之地故河之決否臣

不敢知而
陵寢民患則臣又不敢不知既經道府各官呈
報前來謹據實
上聞至如趂時踏勘預籌疏治之方不惜大費
增加防捍之畧大小河臣自有畫策則非
臣愚所計耳伏乞亟
勅工部覆議上
請速宜舉行庶有以保護
陵寢上慰
聖懷而臣待罪地方亦少逭於罪戾緣係黃河
異常徙決懇乞亟
勅當事臣工趂時疏築以安
陵運民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
蔡宗齊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